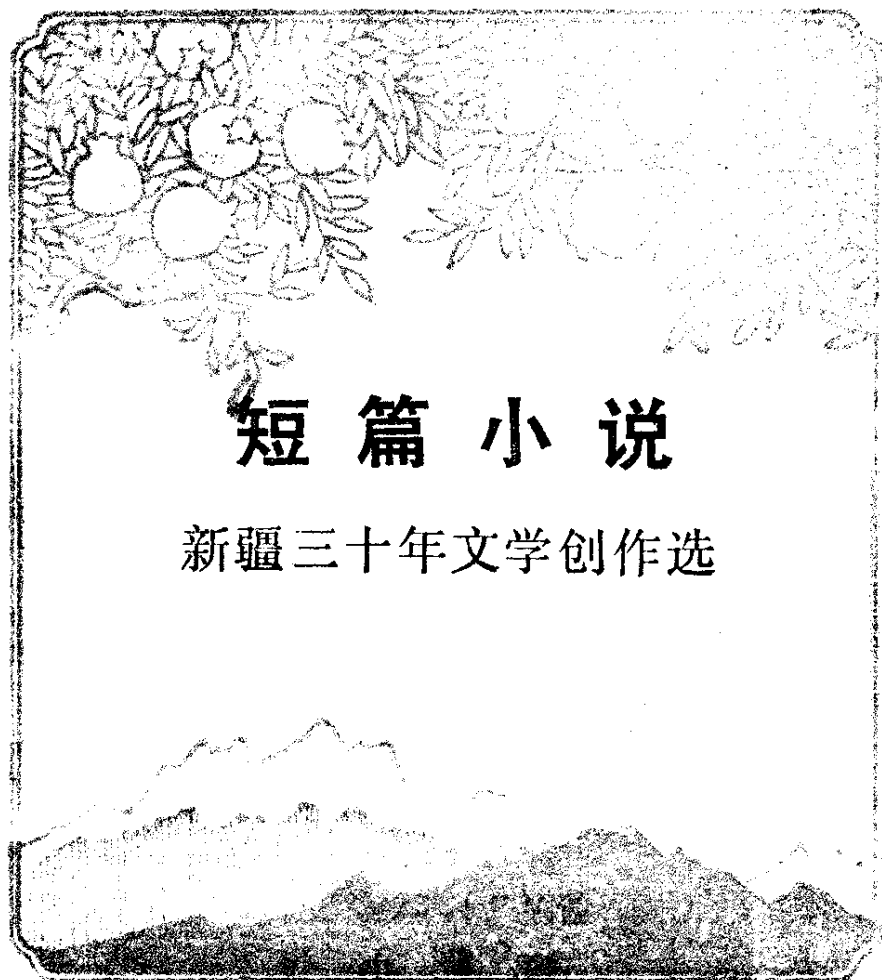


短篇小说

新疆三十年文学创作选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三十年文学创作选

短 篇 小 说

中国作家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会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排版

新疆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frac{1}{2}$ 印张 2插页

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

统一书号：10098·54 定价：1.10元

编 选 说 明

建国三十年来，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新疆各民族作家和业余作者长期坚持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运用多种文学形式，从不同角度努力反映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新疆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反映新疆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天斗地、改造自然，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英雄气概；努力描绘祖国边疆山川河流、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的壮丽画卷，塑造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物形象，用饱满的革命激情讴歌了我们的伟大时代和解放后边疆人民生活上的巨大变化，涌现出许多比较好的文学作品，对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大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宣扬一套反动的文艺创作谬论，全盘否定十七年，致使新疆各民族的文学创作遭到了极大的摧残，文艺园地百花凋谢，一片荒凉。打倒“四人帮”，文艺得解放！新疆各民族文学创作又呈现出久旱逢雨，百花盛开的景象。在迎接建国三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们编选了这套新疆三十年文学创作选，目的在于拨乱反正，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

良传统；检阅新疆三十年文学创作的成果，希望能对繁荣当前文学创作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在编选过程中，按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视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尽可能选择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好的作品。但由于我们水平不高、资料不全，难免有许多错误和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中国作家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会

一九七九年三月

目 录

白云深处是家乡	权宽浮 (1)
姑娘名叫“友谊”	刊 载 (23)
葵拉姑娘	季麦林 (32)
司机的妻子	吴连增 (49)
晚秋春花	王玉胡 (63)
热衣木坎儿匠	王玉胡 (102)
“康拜因”	祖尔东·沙比尔 (112)
三不吹	綦水源 (125)
幸福	阿不力米提·撒吾尔 (141)
则莱甫夏河边	克由木·吐尔迪 (152)
猎人的道路	郝斯力汗 (165)
阿吾勒的春天	郝斯力汗 (175)
节日里	忠 禄 (208)
生日	石 震 (219)
最初的一课	胡仲仟 (233)
重逢	依·塔依尔 (247)
兄妹之间	周 非 (253)
冰山雪岭	李志君 (265)

风雪驼铃	李宝生	(283)
边防狩猎	张发良	(292)
残页	李 叶	(306)
风雪途中	托合塔吉·肉孜	(310)
尕文化	白 练	(316)
金勒麦斯山口	沈 凯	(334)
棉花姑娘	朱 定	(343)
老将出山	关语卿	(357)
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	王 蒙	(374)
选择	尚久骞 吴云龙	(403)
田野笑声	高炯来 高炯干	(420)
助手	段宝珊	(430)
洪峰	王守运	(439)
剪云彩	芦 管	(450)
小金翅	梁学政	(474)
都曼	汪海涛	(483)

白云深处是家乡

权宽浮

汽车在戈壁滩上奔跑着……

过了十月，天山北麓很少有晴朗的日子。天空被浓云罩定，原野一片灰茫茫，冷风吹得戈壁滩上沙土飞扬，骆驼刺乱滚；吹得汽车上帆布篷呼噜噜的摇动着。汽车上，坐着二十多个乘客，也可能是阴霾天气对人的影响，车上没有一个人说话，一个个都把头藏进大衣的领子里，合着眼，有的竟然呼噜呼噜地打开鼾来。我是个平时比较活跃的文工团员，很想找个人说说笑笑，但是失望得很，车上没有一个人理我。我只好耐着性子，把军大衣的毛领翻上来，蜷缩成一团团。这时候，车身摇摇晃晃，汽车单调的嗡嗡声和轮胎滚动的沙沙声，竟然变成一支最好的催眠曲，我的头有点发昏，渐渐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汽车嘎的一声刹住了。由于停得过急，剧烈的摇晃把车上的旅客摇醒过来，旅客们互相张惶地对望了一阵，有人轻轻地说：“啊！抛锚了。”于是，大家纷纷嘘了一口气，互相说了几句埋怨司机的话，又把头埋进大衣领子里。但我立刻发现这并不是抛锚，因为司机和两个哈萨克族人用哈语在谈什么。我听出是他们中间一个要乘车到乌鲁木齐去，司

机解释说乘客已经满了，又说半路搭车违反行车规章；但那两个哈萨克不相信，一定要司机想个办法。下面的话我就听不懂了，但似乎捕风捉影的听到这一句：“乘车的是我们那里的模范！”果然，“模范”这两个字很有效，司机让步了，答应想办法。就在这个时候，篷布掀开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一个汉族小伙子把身子探进车厢，操着湖南口音喊道：“能坐下，车上宽敞得很哪！”我怪不满意地瞅着他，车上坐得满满当当，哪里有地方呀！

但他不慌不忙，把一只穿着毡筒的脚插进拥挤的车厢，他慢慢的向下踩，生怕踩着谁脚。接着，另一只脚也跨进来了。这小伙子，穿着笨重的老羊皮翻毛大衣，戴的皮帽子和大衣领子连在一起，因为羊毛很长，遮得他只露出半张通红的圆脸和一双大眼睛。从这身装束我猜出他是从天山牧场上来的。

旅客们都用一种不友好的表情打量着他。车上已经够拥挤了，凭空加一个楔子实在困难万分。他跟前的两个人，身子连动也没有动，冷冷地用鼻子说：“宽敞得很，地方究竟在哪儿呀！”他笑了笑，弯下腰来，怪俏皮地回答：“地方，就在这儿呀！”他说着用手把两人一分，就在中间挤来挤去地坐下了。接着，他象小孩子似的爆发了一阵胜利的笑声。他一边笑，一边扭回头向车下的哈萨克打招呼：“克里木大爷，请回去吧！”那人把一个帆布包递上来，他紧紧地搂在怀里。

车子又开动了。他身边的那两个旅客一直瞪着眼睛盯他，我估计要发生一场口角，不料他却陪着笑说：“真是对不起得很，叫你二位受挤啦！”这一来，那两个人没说的了。我不由心里暗暗佩服：这家伙还真有办法。

自他上了车，就一直嘻嘻哈哈，叽叽嘎嘎，不是笑着说这，就是笑着讲那，无形中给车上增添了活跃的气氛。旅客们都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奇怪的小伙子。忽然，他把头上戴的皮帽子向上一掀，盘在头上的两根长辫子出溜一声掉下来了。

他，原来是个姑娘呀！

就在这一刻，我清清楚楚地看见车上的旅客表现出多么大的惊讶。有的吐舌头，有的瞪眼珠，有的竟然“呀”地叫了一声。大家伙愣了半晌，紧靠她右边坐的那个旅客结结巴巴地说道：“你，你从哪里来？”

“我嘛！”她瞅了那人一眼，神色自若地回答：“我从家乡来。”

“你的家在哪里？”许多人同时问道。

“在——”她指向车外。我急忙侧着头，按她指的方向看去。在那儿，银色的天山雪峰被浓云罩定，烟雾腾腾，气势雄浑，旅客们的心也随之振奋起来了。她接下去说道：“就在那白云深处！从前面这座雪山豁口进去，还要翻十九座冰大坂，还要蹚十九条滚滚的洪水，然后，就到了我的家乡——呼吐拜尔。”

“那是个什么地方？”我怪有兴趣地问。

“呼吐拜尔，翻成汉文就是鬼的山谷，鬼的地方。”这时候，有个才睡醒的胖子旅客，他揉着眼睛，提了一个糊涂问题：

“鬼的地方，你们怎么在那里生活？”这话惹得车上的人都笑开了。但她却没有笑，怪严肃地说：“鬼，早就叫公社社员赶跑了。现在那儿是哈萨克英雄人民公社的管理区，新起的

名字叫金子的山沟。”说到这里，她兴奋得眼睛里放出了光彩，就象个话剧演员似的朗诵开了：

“在那里，山顶有仙女泉的长流水，山下是绿汪汪的青草滩。每年夏天，野罌粟开得满山满川一片红，就象彩霞落在了地面。那金色的马群、黄色的牛群、白色的羊群、红色的驼群，都是社员精心栽培的花朵。到了秋天，丰收的羊毛敢和天山比高低，奶油马奶流成泉。你若进山来作客，热情的主人会铺好毡子，摆好马奶、酥油……你会看到，人们的笑脸赛过草原上的红花，丰收的歌儿把山沟填满……”她的嗓门洪亮，情绪饱满，旅客们都为这个女孩子火一样的热情所感染，陶醉在她所描绘的欢乐的图景里。

“你还会看到，那满川金色的麦穗沉甸甸……”

“慢来，深山牧场还种麦子吗？”我发现她兴奋得说漏了嘴。

“种呀！”她的两眼睁得圆滚滚的，又怕我不信，立刻打开怀里的帆布口袋，抓了一把什么递给我。“你尝尝，这就是我们种的麦子做成的。”接着，又给车上的人散了一些。

这是用面粉、牛奶、清油做成的小点心，是哈萨克族用来款待客人的食品。我尝了尝，果然又酥又甜、芬芳可口。旅客们都用不同的语言称道起来：“这麦子真好！”“做的点心香得很！”“磨的面又白又细”……她怪神气地对我笑了笑，说：“不错吧！别说种麦子，我们还要种桔子香蕉哩！”

我只有在她面前认输了。千百年来，天山牧场的牧民从来没有种庄稼的习惯，每年春天，不得不驮着羊毛、兽皮、酥油，跋山涉水到山外村镇去换口粮。而现在，英雄公社的社员

竟然打破了这个旧规矩，我从内心感到党的“大办农业”方针的英明伟大；几年来在党的三面红旗的照耀下，天山深处的牧场上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我开始用一种钦佩的眼光打量着这个姑娘，想起了刚才哈萨克和司机的对话：“乘车的是我们那里的模范！”也可能我的感情激动得太过火了，竟然当着人家的面夸奖人家：

“你真不愧是个模范，我若是山里的牧民，也会投你一票的。”

谁知道这一来，她的脸唰地变红了，怪不好意思地说：“模范！我才不够格，人家选的不是我。”

这才是怪事：刚才那位哈萨克不是说乘车的是我们那里的模范吗？

“你听错了，”她红着脸，格格地笑着说：“乘车的是进城看模范去的。”

“这是怎么回事？”我和旅客们都很诧异，她又加了一句：“真的，我真是看模范去的。”

“那是个什么人？”我决心打破沙锅问到底。

“他是……”这个活泼大方的女孩子，眼睛里忽然流露出羞怯的光辉，好象有话很难说出口。我没有忘记人家是个大姑娘，应该体谅人家的难处，正想用旁的话岔开去，谁知她的眼睛又明亮起来，怪神气地冲我说：

“他是部队上转业下来的一个连长，是他在这白云深处的山沟里，带动牧民们撒下种子……”

她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我是在一个风雪天进山的。

那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通向深山牧场的公路还没有修筑，那雪又下得正紧，我骑在骆驼上整整摇晃了四天。翻冰大坂的时候，一两尺厚的雪把崎岖的山路盖得什么也看不见，骆驼蹄子不停地打滑，越接近山顶，路越难走。为了避免危险，我只好从骆驼上下来，跟在后面拽着馱子。看看攀登到冰峰顶上，突然有人在远处喊了一声：“赶快站住，前面是雪坑！”话还未了，骆驼的一只蹄子已经踏空，哗的一声倒在雪地上，接着就开始往下滑了。我手忙脚乱地站在一旁，心里真发毛，因为馱子里全是药品，如果连药箱子一并摔进万丈雪谷，那我拿什么给牧民们看病啊！谁知就在这危急的关头，那个喊叫着的人已抢到跟前，两只手死劲抓住馱子，着急地大喊道：“快抓住缰绳，从后面打！”我急忙把缰绳抢到手，骆驼伏从后面抽了一鞭子，骆驼一使劲，就从斜坡上爬上来了。接着，那人就主动在前面带路，一会儿说：“小心，这儿坡度太陡”，一会儿又说：“拐弯，这儿没有路！”他东弯西拐，总算是顺利地翻过了大坂。他对雪山上的道路这样熟悉，不光我心里佩服，就连骆驼伏也惊讶地称赞道：“你，真算是个山里通！”

到了平坦的路上，我才把他仔细地打量了一遍。这是个汉族人，粗眉毛、黑瘦黑瘦的脸、胡子头发有半寸长，怕有四十开外的年纪。身上穿着一件老羊皮大衣，面子补了又补，分不清什么颜色。他的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路上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好象他就是——一个给我们专门带路来的向导。

到了区委会，他又主动地帮我们卸馱子、搬箱子，接着，他又帮我拍打身上的雪。我擦掉眉毛和睫毛上凝结的冰珠，用

手掌心的一丝热气捂了捂冻得发疼的眼睛，四下望了一眼，我的心立刻冷起来了。

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大黑山下，只有两间简陋的小土房和一项被烟熏黑的蒙古包，别的什么也看不见。没有村落、没有人烟、就连一只羊也看不见。这时候雪还下着，深山野谷在茫茫的雪雾中越发显得空旷、冷落，我起先以为这是个骆驼加料的小站，休息片刻就走。然而，土房门前那块用哈萨克和汉文写成的红字牌牌告诉我，这实实在在是中共天山牧区委员会。

那人把东西都搬进一间小房子里，然后告诉我：“到克里木大爷的毡房里喝茶去。”接着，他又转身收拾开这间房子了。这当儿，从毡房子钻出来一个哈萨克老大爷和一个老奶奶，弯着腰、笑咪咪地把我往里边让。毡房里暖烘烘的，毯子上已经摆好热腾腾的奶茶、烤肉、方块糖。老大爷热情地劝我吃这吃那，又笑嘻嘻地说：“李书记早就告诉我们要来一个医生，托毛主席的福，这是草原人们的福气啊！”他又指着老奶奶，说：“她是我的老伴莎玛特干奶奶，区委会的炊事员，要吃要喝就找她好了。”我喝了口奶茶，心不在焉地应付了几句，又回到了那间土房子里。

炉子早就生好了，被褥在一块支起的木板上铺得整整齐齐，靠窗放一个旧木桌和一个凳子，我带来的两个药箱因为没处搁，就那样塞在床底下。屋子没有地板也没有屋顶，大风吹过还沙沙地掉土。帮我带路的那个人提进来一筐子炭，抬头把屋顶看了看，象是检查透不透风；又把炉子捅了捅，象是检查利不利。末了，又摸摸我的褥子，自语地说：“这不隔潮气，关节会闹病。”转眼间，他从外边拿来了两张老羊皮，帮

我铺上。我没好气地问了他一句：“医院盖在哪里？”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象是抱歉似的说：“这里还没有医院，整个区委会就这么两间房子。”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你才来可能不习惯，日子久了就会爱上这个地方，如果有困难就提出来。”看样子，他好象在给我打通思想，我碰了他一句：“我没有困难。”

那人走出屋子不久，天就渐渐黑下来，克里木大爷端了一盏油灯进来，点着以后在屋子里张望了一阵，问我：“李书记到哪里去了？”我真莫名其妙，“什么李书记？”大爷说：“就是到冰大坂上接你的人，刚才不是还帮你搬东西来！”天哪！我大吃一惊，原来他就是区委会的李书记呀！要不是克里木大爷说破，我还真把他当成了管理员呢。不知怎的，我觉得自己的脸开始发烧，惭愧得无地自容。幸好克里木大爷没有注意我的表情，把脚跺了几下，着急地说：“他一定又上大黑山了，真是不要命了。”说着，他两步跨出门去，大叫道：“老婆子，快给我备马！”

莎玛特干奶奶从毡房里钻出来，问道：“天晚了备马干什么？”克里木大爷指着大黑山，说：“我要进大黑山。”老奶奶埋怨道：“你不怕冻坏了老骨头？”克里木大爷睁圆眼睛，拍拍胸膛，说：“李书记都不怕，我还怕什么呢？”

不久，他就骑上马哒哒地进山了。当他那倔强的身影在夜雾中消逝以后，整个区委会就丢下我和莎玛特干老奶奶两个人了。

夜里，我躺在床上，眼巴巴望着炉火映红的屋顶，怎么也睡不着觉。到深山牧场工作，这原本是我自动向组织要求的，

青年人嘛，就应当到艰苦的地方去。可我原先以为牧场总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花红草绿、牛羊成群、人们好象节日似的在青草滩上又歌又舞。而医院，则应该是一座洁白的小洋房，好象草原上的一朵雪莲花。哪里会想到我来的地方竟是这样的荒凉、偏僻，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我的工作如何开展啊！接着，我又回想着对李书记这个人的印象。在县上听领导同志简单介绍过：说他是红军在长征的路上拣来的一个无家可归的小鬼，十几年跟部队东征西杀、挂过花、当过连长，部队进驻到边疆以后，一九五〇年进天山追剿乌斯满匪徒，主动要求留在牧场上工作。他整整在深山里工作了十年，上级调动了几次，每次他总是三番五次地请求继续留在深山里工作。我真想不透，在这个荒凉的山沟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啊？而他如今又钻进大黑山里干什么啊？

我又想到我对李书记讲话时生硬的态度，就为这，我一辈子也不能原谅自己。直到现在，每当我思想上产生一些情绪，不安心深山工作的时候，我就会用李书记的榜样来警惕自己：人家在解放祖国人民的战斗中，立下了那么多的功勋，而现在又在大雪山里滚来滚去，为牧民们的幸福生活辛勤地工作着。你，应该很好地学习啊。

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我每天和莎玛特干奶奶生活在一起，她的汉话会得不多，加以我的情绪又不好，平时很少和她说话。这期间，李书记和克里木大爷回来过两次。每一回，他就象初次见面时那样，额头的皱纹很深，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在小屋子看看屋顶、捅捅炉子，然后带理不理地顺便问问：“习惯吗？”在毡房里待不了好久，就又骑马进大黑山去了。这一

来，我渐渐产生了不满，发觉李书记对同志很冷淡，既不关心我的医务工作，也不很好地和我谈谈思想，难道说：大黑山里藏着你的心吗？

我这个人，有意见不马上讲出来，睡觉也睡不安稳。我到底等了这样一个机会，李书记又从山里回来了。又是在屋里看了一气，又是带理不理地问了我几句。刚说要走，我把他喊住了：“李书记，我有问题要谈。”他好像没有料到我这一着，就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来，看着我说：“谈谈吧！”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子勇气，把半个月来心里积存的苦恼全盘端出来了。不知道他是不是留神听着，可那一双眼睛老向窗子外面瞅，在那座大黑山上打转转。这一来，我更有意见了，就特别强调他对医疗工作不具体帮助、不大力支持。我满以为他会用好话把我安慰一番、劝我不要着急，条件会越来越好的；或许会检讨一下自己对同志不够热情。哪里想到他仍然板着面孔，什么态度也没表示。这当儿，克里木大爷已经把马牵到门口，催他快走。他这才站起身，语气沉重地说了这么几句：“年轻人嘛，就要天不怕地不怕地闯一闯，不要消极地一味等待着帮助。”

人家谈了半天思想，他就用这样简单的几句话作了总结，这对我能有什么帮助呢？我就这样默默地坐了多半天，望着窗外那座庞大的黑山出神，连莎玛特干奶奶走进来也没有发觉。

“好孩子，你在想什么呢？”我清醒过来，反过来问她：“李书记每天都在大黑山里忙些什么呀？”

莎玛特干老奶奶合起双手念了句什么，笑着说：“他在忙着寻找一把金钥匙。”我觉得很奇怪：“什么金钥匙？”老奶